

奇点
科幻丛书
Q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第1纪
The first age

视野里一片黑暗，但是
在他们头脑的世界里，
一轮红日划破天际，
缓缓地升起，天空一片
蔚蓝。
这就是他们的背面天堂。

七月

BEI MIAN TIAN TANG

希望出版社
HOPE PUBLISHING HOUSE

奇点
科幻丛书
Q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第1纪
The first age

背面天堂

七月
著

希望出版社
HOP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面天堂 / 七月著. — 太原 : 希望出版社, 2012.10
(奇点科幻丛书)
ISBN 978-7-5379-6139-4

I. ①背… II. ①七…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0069 号

奇点科幻丛书

背面天堂

七 月 著

出 版 人	梁 萍
选题策划	杨建云 赵国珍
责任编辑	申会斌
特约编辑	赵晓旭
助理编辑	高 辉
复 审	谢琛香
终 审	杨建云
美术编辑	陈东升
责任印制	刘一新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	17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数:	1-10000 册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6139-4			
定 价: 29.80 元			

编辑热线 0351-4922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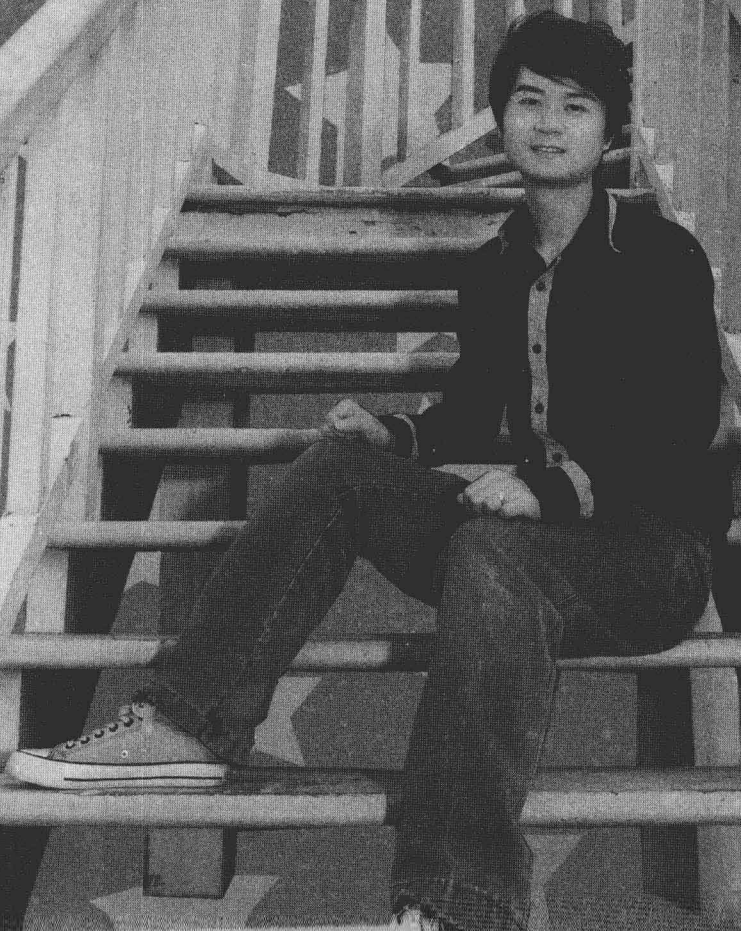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358-7641044

作者简介 >>

七月,男,八十年代生人。个子不高,长得不丑,暂时不富,脑子不笨,脾气不好。纯理科教育背景出身,大学七年写过近百万字小说,愧对师门,故隐去母校出身。奇幻、游戏、科幻各种小说乱七八糟写了许多,得过好些个奖,著名的(有钱的)没有。一不小心也写了十年有余的科幻。写了不少,能收个集子实属幸运。科幻毕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可以严谨地去随心所欲地妄想,像我这种一旦开始妄想就无边无际的人,同时又连故事都编不圆,连话都写不顺的人,在科幻这里居然能一直被人告诉:“写下来吧,不错。”真是让我自己都诧异不已的事情,一直有人看,还拿了不少奖,真是吓死我自己了。所以谢谢就这样还喜欢我的诸位读者,也希望我继续写下去的时候,诸位也还能继续喜欢下去。



《创作感言》

当编辑让我为这个集子写点儿感言的时候,我无法避免自己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浮现这样的念头:

从最开始写科幻到现在,算下来居然也有十年了。

十年前的高中阶段,我所有科目的成绩里以作文最可虑:语文老师每每在考试前嘱咐我,作文主题不要太离奇,以免作文分不及格。即便如此,我高考作文依然以36分的成绩涉险过关,终于没有让我读一年高四。很难相信在接下来的五年间,我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小说。更难相信的是,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一篇没有卖掉。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人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些什么,更难预料到未来的道路会朝哪个方向。于是一瞬间的冲动,比如“决定去写一篇科幻小说,卖掉,然后拿稿费去买玩具”,就可以改变一辈子的生活轨迹。于是我最终没有如预期一样成为一个一生在沼泽中漫步的生态学家,而靠着写东西成了一个游戏设计者——真是跟自己的从小学开始期待的理科生生涯毫无关系。

预测未来是一种很荒诞的事情——作为写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也足够离奇吧?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幻想的荒诞,才让这幻想充满了惊奇。

我们有这么多顾虑,这让我们固守于严酷而无趣的现实,要去上课,要去考试,要去考证,要去赚钱,要去赚更多的钱……除了幻想,我们恐怕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全无顾虑,没有负担,而又充满好奇地去重新观察这个世界了。

如果世界的因果逻辑是由意识决定的,如果唯物论都是错的?《撬动世界的哈林达姆》就像一个重铸历史的发现之旅。

如果人类发现自己和恐龙一样,即将在地球的生命演化中被抹去,将会发生什么?人类会做出什么?将人类抹去的一方又会是什么样的?《擦肩而过》是好奇地从人类这百年间的历史行为中寻找一个结论。

很可惜,我所有写作中最大的冒险:“假如人类不再需要食物,而能像永动机一样获取能量”,却成为仅有的一部无法发表的作品。不过,当这个假设慢慢在书写中找到某个答案之时,我已经相当满足。

我的编辑曾经多次警告我,我过于痴迷于“如果这样,那么……”的推理模式。写作太不像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而像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下一个段落发生的时候,我总是和读者一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十年过去了,我也没有改掉这样的毛病。因为正是这种无知和好奇才能驱动我去写这些故事,去妄想,去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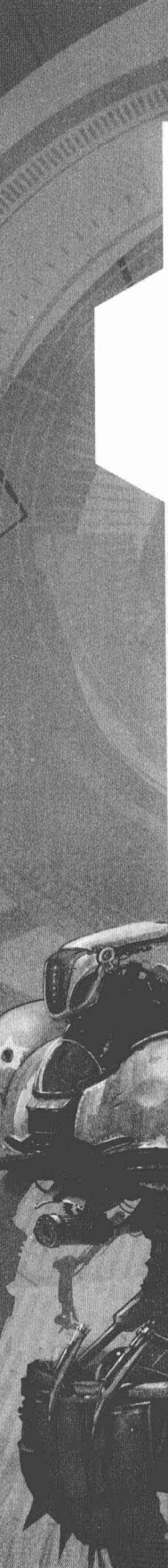
写在出版前的话

赵国珍

在这套书出版之前,我就像行将嫁女的母亲一样,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说给即将出阁的姑娘,也说给她的如意郎君——我们亲爱的读者。这些话,虽然不免唠叨,但动机绝对纯洁和良善。

在所有的文学品类中,大概只有科幻文学拥有一个准确的生成年份。那是1818年,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太太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随后在法国(凡尔纳)、英国(威尔斯)等欧洲国家有一系列作家加入,形成了科幻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到上世纪20年代,科幻文学创作中心转移到美国,创作队伍中涌现了具有烂漫文学倾向的技术性专家的身影,出现了像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幻大师。由于美国的作品和技术、故事、平民结合得很好、很紧密,它很快就成为一种更普及的艺术形式——电影的题材。到今天,科幻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最佳的十部片子中怎么也有五到六部是科幻题材的电影。目前,世界科幻创作在经历了期刊、图书、电影三个阶段后,已经进入了更为新锐消费者所喜闻乐见的多媒体时代。科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并且庞大的产业,科幻文学也成为全社会包括青少年和成人、一般公民和科学技术专业人士共同认可、喜爱和追捧的文学门类,科幻时代在国外不是虚言。

而在国内,虽然有上世纪初梁启超、鲁迅等大家的推崇和推广,也有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累计销售三百万册的不俗业绩,有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等第一代杰出科幻作家的奠基之作,有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等第二代优秀作家的奋发作为,但到目前为至,中国科幻文学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法眼,没有成为绝大多数读者的最爱,没有形成自己独立不移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科幻文学还停留在儿童文学、科普文学的范畴。如果从世界科幻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的科幻文学才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杂志媒介向图书媒介过渡的时期,全社会的成



人化的科幻作品认知还没有到来,科幻时代在中国来说,的确还是妄言。

不过,令人可喜的是,黑暗的东方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一抹鱼肚白,茫茫大海的天际也露出了庞大渔船的桅杆,科幻时代正在以它不可阻挡的步伐和节奏向我们走来。近年来,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创作完成并出版为标志,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科幻创作与阅读热情迅速高涨。从创作角度来说,新锐作家层出不穷,创作题材不断拓展,创作手法竞相展示,新作品、好作品目不暇接;从出版角度来说,报纸、杂志摇旗呐喊,出版社、网络推波助澜,电影、电视跃跃欲试,科幻传播渠道空前开放;从阅读角度来说,读者范围逐步扩大,欣赏水平迅速提高,阅读取向更趋多元,“幻迷”结构进一步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幻文学在未来的五至十年间,将会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题材会进一步拓宽,媒介会进一步拓展,作品会进一步扩张,受众群体会进一步扩大,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扩容,这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景。

人类历史的发展,注定会有许多拐点。一个杰出的人,一个突发的事件,一个重大的变革,都将成为这个拐点。那么,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有没有拐点?这个拐点应该在哪里?这可能是时下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拐点就是突破既定的发展轨迹,就是在全面的平静之下最可能爆炸的那个点。经历了拐点之后,事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这也是“奇点”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当然,这也是奇点科幻丛书的立意。

希望出版社规划在未来的五年内,出版科幻“三点”丛书,即奇点科幻丛书、沸点科幻丛书、极点科幻丛书。“奇点”面向国内新锐科幻作家,“沸点”面向国内成熟科幻作家,“极点”面向国外获奖科幻作家,三点一线,描绘和反映科幻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将这一规划列入重大出版工程资助项目,将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全球华人科幻协会、希望出版社、《科幻世界》杂志社、《新科幻》杂志社等科幻出版组织和媒介,将倾力打造“中国科幻文学创作高峰论坛”,推出全国“希望杯”科幻创作大奖赛。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在合力寻找并营造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那个“奇点”,鼎力缔造中国科幻产业的成就和辉煌。

嫁出去的姑娘,将会去寻找自己的落点,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惟愿她和自己的如意郎君相携相和,共鸣共进,活得更好,走得更远!

2012.8.19

奇点前夜的科幻小说

刘慈欣

奇点有三重含义：第一是数学上的，表示在连续的数学状态中难以定义的突变点，常见的有无限趋于无穷大或无穷小的点；第二是物理学上的，首先出现于广义相对论中，表示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是时空的不连续之处，在这一点中现有的物理规律失效；第三是未来学中的一个概念，描述科技以指数曲线发展，在某一拐点后急剧加速，由量变产生突然的质变，在极短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状态。这套丛书以“奇点”命名，应该是取最后一个含义。

奇点学说是由美国学者雷·库兹维尔提出，他认为人类科技的发展趋势很像一条指数曲线，开始阶段比较平缓，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但在经过一个拐点后陡然上升，几乎与 X 轴垂直，速度接近无限，这就是奇点时代。奇点的到来主要依赖于被称为 GNR 的三项技术，即基因工程、纳米工程和人工智能，当这三项技术进入指数曲线的超高速发展阶段时，人类文明的面貌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彻底的改变。库兹维尔生动地描述了奇点到来时的情景：人工智能的智慧远远超越人脑，电脑的一次短时间运行，其计算量竟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思维的总和；科技第一次对人类的生理形态产生改变，人与人工智能紧密融合，人可以以各种形态复制自己，进而长生不老；人类可以在原子级别操纵物质，纳米机器可以把原材料直接变成人类所需要的任何产品。库兹维尔的终极预测接近疯狂，他认为，能够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结合人工智能，能够向全宇宙扩散，改造所有天体，最终把整个宇宙智能化。最惊人之处是他对奇点到来的时间的预测，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咫尺的 2030 年！

不管奇点预测是否能够成真，有一点可以肯定：科学和技术将创造更多的奇迹，科技带领人类踏上的神奇旅程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而这种科学的神奇感、这种技术带来的对未来的向往，恰恰是科幻文学生命力的源泉。



比较古代人类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对未来的感觉。可以说，在古人的意识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未来感，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未来可能“城头变幻大王旗”，但生活的面貌不会发生变化，昨天今天和明天，去年今年和明年，不会有什么差别。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文学，无论是神话，还是诗歌或小说，都是描写现在或过去，几乎没有描写未来的。工业革命以后，科学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神奇感，进而引发了对由科技所创造的未来的想象和向往，由此诞生了科幻文学。

科幻文学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但其真正的繁荣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史称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回望那四十年，能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在那段时间，世界已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与工业革命相比，科学技术进一步显示出其塑造和毁灭世界的力量。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科技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改善。另一方面，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带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视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人们，比起之前牛顿简洁的决定论图像，真实的宇宙更加神奇。但与此同时，舒适的信息时代尚未到来，已经大为改善的生活仍然充满着艰辛和压力，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紧接着出现的东西方冷战，都给现实蒙上了阴影，这就使得人们对已经显现出神奇魔力的科技充满了更多的期待，期望科学和技术能够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对科学神奇的赞叹和对未来的向往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高潮，由此带来的科幻文学的繁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随后，科幻文学进入了缓慢的衰落期，这种衰落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美国，科幻小说在市场上再也没有再现黄金时代的热度，新的科幻迷越来越少，科幻群读者的年龄越来越大；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越来越少，大师不再出现，黄金时代出现的三巨头至今仍牢牢地占据着科幻文学的顶峰。

对这个漫长的衰落，评论家和科幻研究者有着各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把原因归咎于科幻文学的新浪潮运动，新浪潮在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欧洲，部分科幻作家痛感科幻小说在文学中的边缘地位，便把主流文学中现代和后现代的表现手法运用于科幻创作，同时把科幻小说面向太空的视野转向人的精神世界，试图使科幻小说更加文学化，使得部分科幻作品由明快的大众文学变成晦涩的先锋文体。有评论家认为，新浪潮运动是把科幻小说自身的价值让位于主流文学，进而消解自己的一种努力，他们 also 把科幻的衰落归

咎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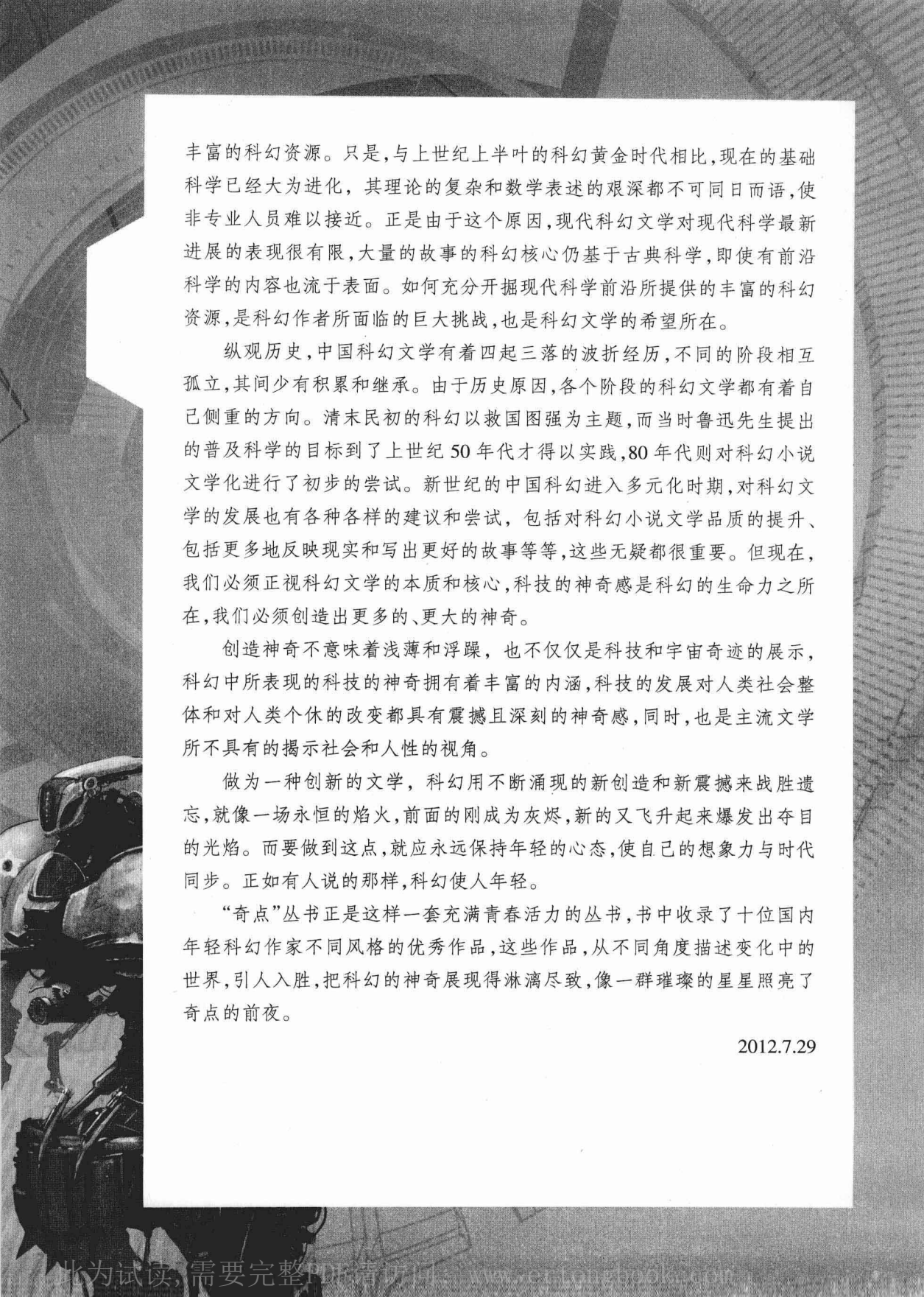
但仔细考察便知这种理论是不确切的,新浪潮运动对于科幻的衰落的确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新浪潮科幻由兴起直到被后来的赛博朋克运动代替,一直只是一个科幻文学的支流。在这一期间,传统的、坎贝尔理念的科幻小说一直在大量地创作和发表,即使在新浪潮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其作品的数量也远远小于传统理念的科幻小说的数量。

其实,科幻衰落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原因正是科学技术本身,曾经催生科幻的科技,在其飞速发展的今天开始起相反的作用。阿波罗登月期间,一位 NASA 官员对观看发射的科幻作家说:“我们给了你们一碗饭吃。”但事情证明恰恰相反。自航天时代以来,科幻小说中描述的科技奇迹不断变成现实,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渗透之深、普及之广可谓前所未有。由计算机和网络构成的信息时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变成现实,并深刻而全面地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人类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变成现实的奇迹很快麻木。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集移动通讯电台、电脑、互联网络、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数码收音机、GPS 定位装置、影音播放器于一体,方寸之物可以随时与地球的任何地方进行通讯和网络连接,它所集成的设备以前要用一辆小卡车才能装下。笔者曾经统计过科幻小说中曾出现过的移动通讯设备,大多数在功能上不如现实中的手机,也就是说,科幻的神奇梦想现在装在每一个人的口袋里,但与此同时被每个人熟视无睹,当做一件最平常的东西。

科技神奇感的消失,是科幻文学所面临的最致命的打击,也是科幻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但科技的神奇感真的消失了吗?科技中的科幻资源是否像地球上的石油一样,快要开采完了呢?至少对奇点时代的预测告诉我们:没有!如果奇点学说是正确的,即便未来科技的发展只达到其预测的十分之一,我们也可以肯定科学技术仍然处于指数曲线开始时的平缓阶段,其陡然上升的阶段还未到来,也就是说真正的科技的奇迹还没有开始,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神奇时代的前奏而已。同时,高度发展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宇宙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神奇的大自然,与科幻文学黄金时代所面对的图景相比,从视觉直到哲学层面,这个新揭示的宇宙充满了更多的神奇,更加广阔,更加诡异,更加变幻莫测,这里面蕴含着





丰富的科幻资源。只是,与上世纪上半叶的科幻黄金时代相比,现在的基础科学已经大为进化,其理论的复杂和数学表述的艰深都不可同日而语,使非专业人员难以接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科幻文学对现代科学最新进展的表现很有限,大量的故事的科幻核心仍基于古典科学,即使有前沿科学的内容也流于表面。如何充分开掘现代科学前沿所提供的丰富的科幻资源,是科幻作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科幻文学的希望所在。

纵观历史,中国科幻文学有着四起三落的波折经历,不同的阶段相互孤立,其间少有积累和继承。由于历史原因,各个阶段的科幻文学都有着自己侧重的方向。清末民初的科幻以救国图强为主题,而当时鲁迅先生提出的普及科学的目标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才得以实践,80 年代则对科幻小说文学化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新世纪的中国科幻进入多元化时期,对科幻文学的发展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和尝试,包括对科幻小说文学品质的提升、包括更多地反映现实和写出更好的故事等等,这些无疑都很重要。但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科幻文学的本质和核心,科技的神奇感是科幻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必须创造出更多的、更大的神奇。

创造神奇不意味着浅薄和浮躁,也不仅仅是科技和宇宙奇迹的展示,科幻中所表现的科技的神奇拥有着丰富的内涵,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整体和对人类个体的改变都具有震撼且深刻的神奇感,同时,也是主流文学所不具有的揭示社会和人性的视角。

做为一种创新的文学,科幻用不断涌现的新创造和新震撼来战胜遗忘,就像一场永恒的焰火,前面的刚成为灰烬,新的又飞升起来爆发出夺目的光焰。而要做到这点,就应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使自己的想象力与时代同步。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科幻使人年轻。

“奇点”丛书正是这样一套充满青春活力的丛书,书中收录了十位国内年轻科幻作家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述变化中的世界,引人入胜,把科幻的神奇展现得淋漓尽致,像一群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奇点的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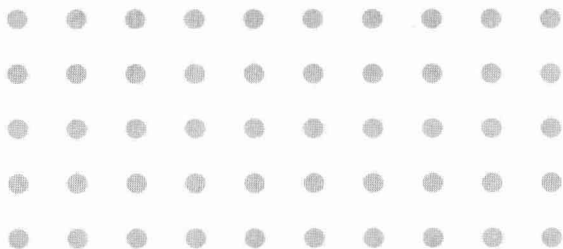
2012.7.29

目录 | CONTENTS |

2438 的母系氏族	001
biu 一声就这样消失	031
背面天堂	053
擦肩而过	095
水鑫日	123
斯克伦岛的新移民	149
催眠,他人之梦	189
现实在真实塌缩之后	221
撬动世界的哈赫达姆	247

2438 的 母系氏族

2438 DE MU XI SHI ZU





乌拉拉总是被折腾得双腿僵硬
那个中年妇女盯着他的目光总是让他不寒而栗

乌拉拉这一年十六岁了。在卡尔罗,这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不再是孩子。

所以从两个月前,他就开始学习一系列的培训课程——怎么打扫房间死角的清洁课啦,用地球土产正宗南美牛排做沙朗牛排要按摩多久啦,风猊大衣要怎么清洗啦,如此之类。这些课程涵盖了半年后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无论将来乌拉拉会面对一个御姐还是小萝莉,这些课程都能保证他服务周到,应付自如。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被主人抛弃,那社会局就必须重新给你再找一个新主人,且不说到底有多少女人愿意接受二手男人,就光是男人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碎嘴就能把你烦死。要是运气不好,再遇到神圣贞洁同盟的过激分子,直接把你当成下流无耻的典型,亲切地教导你:好男不事二女,然后就砰的一枪把你净化了。

乌拉拉的生活就像卡尔罗的所有其他男人一样。孵化,长大,优化处理,上小学,上中学,然后长到十六进行家庭教育,在十七岁之前等一个女人来认领他,把他养在家里,每天每天地等待自己的主人归来。

乌拉拉长得矮小英俊,在身高普遍超过两米的木星上,他只有一米八,看起来结实而健康,所以对于未来他并不担心。人类身体是一个精妙的机器,某些特征是很难准确量化的,无论基因优化进程怎么进行,有些东西是难以定制出来的。虽然学校里都是貌比潘安的美男,但乌拉拉也有自傲的资本。

不过在夏天的男子教室里,十六岁的男子们在礼仪训导的皮鞭下挥汗如雨,常常在硬地板上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乌拉拉总是被折腾得双腿僵硬。那个中年妇女盯着他的目光总是让他不寒而栗——就像猫盯着毛球玩具一样。

乌拉拉在地板上跪得头昏眼花,饥肠辘辘,都能听见咕咕的叫声。他身体稍微松懈了一下,就听见皮鞭呼啦地破空打开,卷在乌拉拉背上,火辣辣地痛。

“给我听着!”这个变态老女人训道,“服从是你们的天职,在得到许可之前……”

一阵乱七八糟的聒噪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乌拉拉只觉得听得自己浑身贫血,眼见身体一歪,就要倒下去了。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大,但却好像从天上传来一样。整个卡尔罗的天顶都在回颤着这个声响,乌拉拉被这样的响声一惊,和身边跪着的另一个男子彼此对望了一下,满

眼都是疑惑不解。这举动又引来了训导师狠狠一鞭：“收体，谁让你们动的！”

响声从远处靠近了过来，越来越大。声音接近到就连训导师都不能无视它存在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朝房间前门走去，一边走还不忘一边回过头来训道：“都给我安静，谁也不许动！”

她伸手拉门，在还没有摸到门把手的时候，一声巨响“砰”，铝合金的门扭曲变形，被巨大的冲击卷了起来，啪的一声打在她身上，门带着她肥硕的身体像蝴蝶一样飘飞了出去。

她的学生们被破门冲击的巨响吓呆了，一时间一群男人们只能傻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老师从窗口飞出去，在卡尔罗微弱的重力下，被门挂着飘飘悠悠地朝远处落下去，落下去……

就在大家近乎痴呆地看着胖蝴蝶无风飞舞的奇景的时候，一个浑身亮白的影子从门口冲了进来，速度极快，以致进门之后他不得不高速刹车，在空气中激起一阵激波，砰然炸响。



不到两秒的时间

两个人就消失在卡尔罗塔状密布的建筑群里

闯入者身材不高，大约不过一米九出头，一身银白色的风动力服。乌拉拉转头来看对方的时候，他刚刚在地面站稳。虽然一屋子里，除了乌拉拉以外，每个男人身高都超过两米，但这一群人跪着，在闯入的男人面前就显得矮小太多。男人的目光冷冷地扫视过这群十六岁的孩子，那目光深不可测，冰冷，鄙夷，还带着怜悯和一点温存。

屋外气流声急促起来，闯入的男人脸上露出一惊慌的神色。乌拉拉和屋里所有人一样，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该如何去应付。闯入的男人目光划过满场一圈之后，停留在了乌拉拉身上，闯入者没有说话，闪身冲过来，一把扼住乌拉拉的脖子，从后面抵住他的身体，把乌拉拉像拎小鸡一样拎了起来。

“别乱动。”他的声音比想象中要尖细些，也与他人看起来一样的冰冷。门口的啸声再度袭来，两对巨大的翅膀险险地擦过门框，降落在房间里。

两个女人，两个成年、娇小、轻盈的女人。她们降落下来，翅膀从背后回缩回去。她们盯着那个闯入的男人，面无表情。

“你跑不掉的，罗何。”

男人紧紧擒住乌拉拉，把他挡在自己胸前，回答道：“我们队伍里有人背叛了，我知道。”

“果然是聪明人，想知道那个叛徒是谁吗？”

“当然想，不过在知道那人是谁之前……”他右手大拇指的骨骼弧线拉长，从肌肉中探出一条骨制长刃紧紧贴在乌拉拉的脖子上，一道血丝从乌拉拉脖子上渗了出来。

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条刃口上的时候，也不见他左手什么动作，只觉得光影一模糊，教室左边的窗户玻璃猛然碎成齑粉，哗啦啦落下的玻璃渣滓砸在什么东西上，一片短路的刺响声。在原本空无一物的窗外空中，一个女人影子带着血渐显出来，从空中坠落下去。

“……我还想有命听到这个秘密。”男人杀机乍现之后，又显得很平静。两个追捕者脸色一下变得惨白了。

“现在，我手上是一个男人。你们可以做一个选择：要么让我挟制一个二等公民离开，让我继续破坏你们这发条一般的邪恶制度，要么你就在我、在这一屋子二等公民面前撕开所有伪装，让男人们明白他们实际上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杀了我，然后再杀光这一屋子人灭口。代表社会正义的宪兵们，你们选哪个？”

这句话多少让屋里这群十六岁的正太们感到一些惊慌。几十双扑闪扑闪的无辜大眼睛朝两个宪兵望去，两个宪兵只觉得身上压力一沉。这时候，这个名叫罗何的闯入者猛的一脚蹬地，腾空而起，身上风动服马力全开，多重风暴瞬间激发空气激波，让他带着怀里的乌拉拉如出膛子弹般，从碎裂的窗户中弹射出去。

不到两秒的时间，两个人就消失在卡尔罗塔状密布的建筑群里。



在丛林的辽阔的暖洋洋的空中
长着翅膀的精灵蜂群似的在塔林中翱翔

乌拉拉是第一次看到卡尔罗的天空，真实天空。从小到大，他都生活在大宅里——刚出生的时候是淡蓝色幽深的孵化室，长大一点儿之后是规则教养室，再大一点儿是文化熏陶室，直到十六岁的时候进入训导中心，被培养成一个有仪态有教养的男人。男人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去抬起头，走出门去看看天空是什么样子。

有时候教室的窗户会暂时关闭，露出被遮挡了大半光线的天空来——那时候天空看起来是雾气沉沉的，并不让人喜欢。

乌拉拉并不是一个反应很敏捷的人，从被劫持，到被抓着从天空中飞过，雨燕般地从塔林中穿行滑翔，他整个人都陷入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中，觉得一切都像一个不合逻辑的梦。

名叫罗何的男人急速飞行了一段之后，失速跌落在一座高塔的顶上。这时候，乌拉拉尚没有从迷茫的状态苏醒过来，他看见，罗何落地，四肢松懈地瘫倒在地上，右手还保持着骨质弯刃的形态，也在这时候，乌拉拉才注意到这个男人的左臂已经齐腕断开，手已经不见了。

如果他反应够敏捷，乌拉拉应该知道罗何在刚才的战斗中耗尽了所有力量，好不容易支撑着飞行了一段之后，终于倒了下来，在一段时间内，他不可能恢复过来——这段时间足够让他逃离这个恐怖分子的身边。

但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乌拉拉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离开房间，第一次被劫持，第一次看到血淋淋的战斗，第一次远离女性训导员的监控，第一次看到卡尔罗的全貌。这么多的第一次胶结在一起，像一团糨糊一样从他的脑子里倾泻出来，堵住了所有的神经路径。

一米八零的十六岁正太，这时候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抬起头，看天。

他在卡尔罗出生，在卡尔罗生活了十六年，却第一次看见卡尔罗的天空。

卡尔罗是飞行的城市。在木星的大气中，有两百多个大小不一的城市张开翅膀，在这没有固体地面的星球厚重空气中翱翔，他们保持在木星的气体层底，液体层表，像一只只跳跃的飞鱼，永不停歇地飞行着。

在课本上知道这一切，和站在塔顶抬头看见卡尔罗的天空是完全不同的。

木星的大气是厚重的棕褐色，这满是氢和氦的空气在与卡尔罗外壁的摩擦下被电离，闪现出梦境般的五光十色来。这些绚烂的光华在卡尔罗透明的上壁外一闪而过，拉出长长的曳影，如夜空中闪现的精灵。

乌拉拉痴痴地看着天顶，巨大的透明天顶外，遥远的太阳只是一个暗淡的光点，群星只能给云层染上一层冷色，照亮这个城市的光来自城市地面的氦灯。乌拉拉的视线慢慢地从天顶朝下收回来，在卡尔罗万年不变的无雨无霜无雪、永远宜人的温暖银色天空下，高耸的塔状建筑像一支支刺入天顶的锐剑，把巨大的城市织成一篇钢筋的丛林，在丛林的辽阔的暖洋洋的空中，长着翅膀的精灵蜂群似的在塔林中翱翔。